

春运记忆

□刘祥胜

春运,不是“季节性人口大迁徙”,它已经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每一个远行的游子都会参与其中,在春运的发展史中留下属于自己的脚印。

“回老家火车票订好了吗?咱们是春运车票,紧俏着呢,可得早些买,不然到跟前就买不到了。”腊月里,最让父亲牵肠挂肚的就是那一张火车票,晚上吃饭时总是干叮咛万嘱咐,生怕我手慢。其实我早已在手机上订好了车票,智能时代的到来方便了千家万户,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买到电子车票,比起20年前的春运购票,便捷了许多。

父亲所说的老家,是我们的故乡扬州。20世纪90年代的扬州还没有通铁路,火车站更是无从谈起,只能坐火车到南京或是镇江,再搭乘轮渡回家。

小时候,每当春节临近,买火车票便成了头等大事。父母带着我到咸阳火车站售票窗口排队,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背上暖

壶,站在抢票人潮中,迫切希望买到老家火车票。

90年代的春运,人多车少。站台上,每节车厢前后两个人口都挤满了回家的人。车厢里,过道两边也站满了乘客。20年前的那天,站台上人流如织,摩肩接踵,火车是一辆过路车,在咸阳站只停2分钟,父亲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母亲拉着我的手,怎么也挤不到车厢入口处。这时,火车车窗里探出一个人跟父亲打招呼,原来是父亲的家乡。说时迟,那时快,父亲双手将我举起递到老乡手中,火车缓缓开动,父亲顾不上那么多,赶紧把行李从窗口扔进去,拉着母亲赶到车门关闭前上了火车。

不论你来自天南还是海北,上了春运的列车就像是一家人,到了饭点,大家把包裹里的食品都摆放在小桌上,方便面、火腿肠、馒头、煎饼、卤菜、瓜子、花生、罐头,吃吃你的,尝尝我的。咸阳到南京1200多公里的路程非但不枯燥,反而充满了欢声笑语。

进入21世纪,春运有了大变化。火车班次逐渐增多,春运的火车票也不像以前那么难买了。我们一家三口回老家可以轻松

买到卧铺票,车厢里环境舒适,每个隔间有一台电视机,开水24小时供应,铺上有整洁的床单被套,还设置有可调节光源强弱床头灯。旅途漫长,列车行驶平稳,车厢中的归客安然进入梦乡……

一觉醒来就到了江苏省境内,中午1点钟正点到达南京站。当火车驶过闻名全国的超级工程——南京长江大桥时,车厢里的人无不欢呼雀跃,远眺窗外宽阔的江面,穿梭的轮船,发自内心的感叹一声:我们到家啦!

从南京站下了火车,我们还要乘坐渡轮到长江北岸,再乘坐开往扬州市城的长途汽车。在县城汽车站,姑父开面包车带着姑姑、表姐、表弟来接我们。到庄子里时,已近半夜,青砖青瓦的两进小院在夜色中模糊不清,父亲推开门用长短不一的老榆木制成的家门,厨房里昏暗的灯光映照着奶奶忙碌的身影,她还在灶膛边烧火,忙着给我们下面。当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上桌时,不远处的稻田上空响起了密集的爆竹声。

爆竹声中一岁除,过年了!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方桌前,口中说着祝福的话语。我知道,这一碗普通的面条,才是家的味道。

每次春节回扬州老家,时间都相当紧张,当踏入家门的那一刻,离别的倒计时指针便开始转动,7天、5天、3天、1天……回程临近,奶奶总是在父母身边唠叨,烟少抽、酒少沾、多称几斤肉、多吃点蔬菜,不要操心她,她身体还硬朗……收拾行李时,奶奶把花生、大米,还有腌制的咸鱼、萝卜干都拿了出来,让我们带回家去。纵然还想多陪伴老人一会儿,但所有的不舍与思念,最后都化为一句:“爸妈多保重,明年过年我们回来看看。”

现在,西安到镇江有了高铁,扬州建了扬州泰州机场。据统计,近几年中国春运超过37亿人次,我们一家也在其中,虽然春运人数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回家的步伐变快了,便捷的交通缩短了我们与故乡的距离。

30年春运的变化,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缩影。春运,不是“季节性人口大迁徙”,它已经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每一个远行的游子都会参与其中,在春运的发展史中留下属于自己的脚印。

(单位:陕建三建集团)

当家乡的炊烟袅袅升起
当年迈的母亲坐守在灶
当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
远方的游子听到了呼唤
父亲把祝福与心愿
贴在门上
静等春的到来

年是长了翅膀的蝴蝶
从远古飞到今天
它在沧海上记录了荣誉
在山巅上刻下了沧桑与文明
它让先行者引领着通往黎明
让诗人、艺术家在年的履历上
写下山河的雄伟与壮观

一年又一年
年把春夏秋冬的悲欢
凝聚成一股力量
收藏在胸襟
安置在年末
在礼花的鸣放中
聆听着来年的希望

那些远在五湖四海的孩子
踏着异乡的路
正筹备着知识的力量
他们是迎着朝阳的花
是雨中的顽石
当他们听到母亲的呼唤
聆听着年的声音时
一切生物都在快速生长

(单位:陕西欣华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愿有前程可奔赴 亦有岁月可回首

□李松梅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从大年三十开始,在夜晚的爆竹声里,就提醒着我们,金虎即将告别,玉兔欢喜登场,新春伊始。

过去的虎年脚步匆匆,我们经历了能被一生铭记的事情,我们告别了行程码、告别了核酸,甚至告别了担心随时会被按下暂停键的生活。我们开始和忙碌再次携手。于是旧岁就在这不停地相遇和告别中悄悄流逝。看到三十晚上的烟花时,我才猛然醒过来,原来旧年已经真的告别我们了。2022年生活教给了我,人应活在当下,活在平凡的生活里。在闲暇时,泡一杯清茶,感受舌尖上的清香和心灵上的宁静。在洒扫时,放一段音乐,感受凡世间简单的快乐。

当提笔写下2023年新年祝词时,我竟然有些陌生。这又将又是未知又已知的一年,在人海拥挤的潮流中,我已经被时间的激流拥簇着登上了新的列车。那些好多人还没来得及好好告别,那些好多事情还没来得及认真收尾,我们就已经离别。原来人生就是不断地错过,不断地开始,不断地相遇。

街上张灯结彩,红红火火的灯光迷人眼。年货摊子摆满了街头。商家们的吆喝、人群的拥挤,都在提醒我们,中国传统中最隆重的节日——春节,它来了!记忆中的春节,是孩童时期最期待的节日,新的衣服象征着美好崭新的未来,长辈们的压岁钱代表着最深的祝福。如今,面对更年轻的朋友们,我才想起,原来时间已经过得这么快。没有小时候那样憧憬新年的激动心情,却期待着阖家团圆时吃着热乎乎年夜饭,疫情防控期间的隔阂在这个新年消弭,几年未见的亲朋,亲切热络。

春节回家就是走亲访友,联络故交。在喜气洋洋的家里、在电视机前谈笑风生,在这样的节日氛围中,才能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平凡而真实的人,拥有烟火气息的生活,平淡却也幸福。

告别隆冬,恭祝春安,顺颂时祺。沉稳执着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件事,奔赴自己的热爱,坚定走自己的路。只要你不懈于往事,努力当下,阳光总会透过缝隙照射进来,未来可期。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岁月可回首。

(单位:陕煤运销铜川分公司)



未央宫社火 孙季超 摄

里直打转。这种具有浓厚氛围的过年文化习俗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欢乐的童年时代。

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神州大地,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攀升,人们购置年货也越来越丰富。腊月二十七,是我们镇最后一个年集市。从四方八面赶回来过年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犹如潮水一般涌向集市,原本并不宽敞的一条街道,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头。

年货市场上的货物更是琳琅满目,水果、蔬菜、鞭炮摊位前更是人满为患。每个人手里、肩上都是采购的各种年货,吆喝声、叫卖声更是此起彼伏,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好不热闹。

回家过年,家人团聚,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更是人们精神的延续。家是温暖的港湾,家是幸福的源泉。回家过年是一种幸福涌动,一头连着父母,一头连着远方。回家过年总是萦绕在千里之外儿女心头。

贴春联、坐夜、吃年夜饭、祭祖、拜年,这些古老传统的方式,一年又一年的轮番上演。现如今,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现代拜年方式,已成为过年的新生活方式。年味儿也在无声无息地发生着变化。人们已不再满足吃好穿好,越来越注重过年质量,更多人选择外出旅游,反映了新时代新生活的变化,见证了伟大时代的变迁,彰显了社会的进步。

年,是一副副对联贴墙上,一个个灯笼飞上屋檐;年,是一声声爆竹响彻天,一件件新衣奔离衣柜。年,是父亲忙前忙后奔波劳累的身影和喜乐开怀的笑脸。年,是母亲煎、炸、炒、烩手艺的汇集,是葱、姜、盐、五香、味精、酱油的搅拌。年,也是荡漾在绵醇美酒里的吆喝。

年味儿,是那口耳相传的一句句祝福;年味儿,是那渐行渐远的乡愁……

(单位:彬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乡愁,是一种特别的「年味儿」

□孙俊峰

年,是父亲忙前忙后奔波劳累的身影和喜乐开怀的笑脸。年,是母亲煎、炸、炒、烩手艺的汇集,是葱、姜、盐、五香、味精、酱油的搅拌。年,也是荡漾在绵醇美酒里的吆喝。

俗话说“冬至后三戌日腊祭百神。”腊八过后,人们就开始忙碌筹备着各种各样的年货,年味儿就越来越浓了。

农闲腊月,村里一些青壮年和上了年纪的老人就会聚集在村委会,组织排练表演节目,走竹马、耍社火等活动一直要延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完,年味儿才算淡去。

你看那花脸的虎将,一个漂亮的腰子翻身,干净漂亮落地,不时赢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其他表演者个个精神抖擞,全身心投入,大刀在他们手中左右翻滚,虎虎生威,那一招一式充满了力量。

父亲那时正当年轻,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会开手扶拖拉机的能手,自然而然会被邀请去捧场和走车亭,我时常跟随父亲穿梭于人群之间,一副神气的样子,仿佛自己就是演员中的一员。

耍社火、看戏剧表演则是我的最爱。戏剧中的人物成为我模仿的对象,时常趁大人们不注意,偷偷在脸上涂上红、白、黑等不同染料,装模作样地学着戏剧中的人物,吆喝上一两句台词,那威武劲儿就甭提了。

除此之外,我和小伙伴们也会得到村干部分的糖果、饼干之类的小礼物。这些小零食是元宵节耍社火表演,全村家家户户筹集来的。我小心翼翼地揣在兜里舍不得吃,直到母亲洗衣服时才想起,可为时已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糖果融化。我嘴上虽说没有啥,但眼泪却在眼眶

在山巅上过年

□严松柏

用品,很满足、很神气地装在背包里往肩上一挎,顶着鹅毛大雪,顺着长庆油田进山的路,孤独而勇敢地向着山巅微波站走去。

偌大的山野,空旷而神秘。眼到之处,白雪皑皑,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我瞅着脚下的羊肠小路,深一脚浅一脚,趑趄起起前行着。上山的路几乎看不清楚,我一手扶地,一手拄棍,艰难地向上爬着,快爬到的时候,一不小心哧溜一下滑了下来,如此反复两三次,终于到了山巅的微波站。

我好半天才叫开微波站大门,开门的同事瞪着一双大眼睛,声音颤颤地问:“你是谁?我的老天爷!”我喘着气回答:“是,松柏。”他才出了怪声:“我的老天爷,你咋才回来?我还以为是鬼呢!”我手不听使唤的打开宿舍冰冷的房门,从镜子里看到我的全身都是白的,头发、眉毛,就连毛绒线的胡子都是冰碴。

大年三十那天,我坐立不安,在空旷的

院子里久久徘徊,有一种想哭却哭不出的感觉。我想念家乡的父母姊妹,想他们此时在干净的屋子里忙活着,或贴春联,或准备晚上放的鞭炮。厨房里,母亲正在煮肉、剁饺子馅,满屋都飘散着喜庆的味道。女朋友应该也正与家人忙年活、忙打扮。她会想起我吗?

突然间明白,思念或者渴望,就是一种心的牵挂!

好在微波站上我们几个小年轻和几位师傅相处得亲如兄弟。三十晚上,我们这个“家”也洋溢着过年的气息。下午,在微波站大门、机房和我们的宿舍,贴好了春联。晚上,我们把香喷喷的饭菜端到机房,八个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边看联欢晚会。零点一到,我们就把早已绑好在杆子上的鞭炮挑在机房外点燃,噼里啪啦响了一通,大声喊道:“过年了!”

恍惚间,已是近三十多年的时光了。当

年我所工作生活过的富县微波站,由于邮电通信事业的迅猛发展,智慧光网、数字中国、天翼云等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使社会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听说还有几个看护机站的老职工,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爱站如爱家,舍不得离去。

现在想想,过去的惆怅和艰难的岁月,注定已被人生的履历所收藏。站在自己的风景里,属于自己的远方,才是真实的自己。

在山巅上生活的四年时间,已为我现在和将来的文学创作埋下了永远挖掘不尽的题材。在山上过年,在陕北最高的山巅上过年,终生也可能就那么一次,就像鸟儿一点点叨食着大雪覆盖的伤痕,然后再一点点抚摸着心灵,直到永远珍藏在终生的记忆里。

山巅过年的孤寂、艰苦和寒冷,以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在我的生命里始终伴随着,三十多年来,又何尝不是一种温暖和幸福呢?

(单位:咸阳市秦都电信局)



玉兔献瑞(剪纸) 贾秀珍